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楊聊試技 困聰明對菊苦吟詩

按：小讚既至大觀樓，呈上一首「還來就菊花」試帖詩。高亞白閱過一遍，不說好歹，卻反笑問小讚道：「耐自家說，該首詩做得如何？」小讚攢眉道：「照仔個題目末，空空洞洞，不過實概做法。為啥做下來總是籠統閑話，就換仔個題目，好像也可以用得著？」亞白呵呵笑了，即向書架上抽出一本袖珍書籍，翻檢一條給小讚自去研究。小讚看那書，是《隨園詩話》。其略云：

瑤華主人檀櫓世子「賦得寒梅著花未」詩後自跋云：「此那東甫課土題也，友人盧藥林請賦之。因見諸生賦此題者，不過一首梅花詩而已，如《隨園詩話》中所謂相題行事者竟無一人，因書此以質之倉山居士。

小讚看畢，尋思無語。亞白道：「『還來就菊花』末搭仔『寒梅著花未』差仿勿多，耐末就做仔一首菊花詩，所以纔是籠統閑話。耐看俚『寒梅著花未』一首詩，阿是做得意切帖？耐就照俚個樣式再去做，總要從『還來就』三個虛字著想，四面烘托渲染，摹取其中神理，『菊花』兩個字，稍微帶著點好哉。」小讚連連點頭，心領神會，退出外間。亞白窺他在外間癡癡的站了一會，踱了一會，纔去。

亞白無所事事，檢點書架上人家送來求書求畫的斗方、扇面、堂幅、單條，隨意揮灑了好些。天色已晚，那小讚竟不復來，想必畏難而退的了。

次日，亞白仍以書畫為消遣。午餐以後，微倦上來，欲於園內散散心，混過睡性，遂擱下筆，款步下樓。但見纖雲四卷，天高日晶，真令人心目豁朗。窺出大觀樓前廊，正有個打雜的拿著五尺高竹絲筭帚，要掃那院子裏落葉。

亞白方依稀記得昨夜五更天，睡夢中聽見一陣狂風急雨，那些落葉自然是風雨打下來的。因而想著鸚鵡樓臺的菊花山如何禁得起如此蹂躪，若使摧敗離枝，不堪再賞，辜負了李鶴汀一番興致，奈何奈何！一面想，一面卻向東北行來。先去看看一帶芙蓉塘如何，便知端的。至九曲平橋，沿溪望去，祇見梨花院落兩扇黑漆牆門早已鎖上，門前芙蓉花映著雪白粉牆，倒還開得鮮艷。

亞白放下些心，再去拜月房拔看看桂花，卻已落下了許多，滿地上鋪得均勻無隙，一路踐踏，軟綿綿的，連鞋幫上粘連著盡是花蕊。亞白進院看時，上面窗寮格扇一概關閉，廊下軟簾高高吊起，好似久無人跡光景，不知當值管家何處去了。亞白手遮亮光，面帖玻璃，望內張觀，一些陳設也沒有，臺桌椅幾顛倒打疊起來。亞白纔得回身，忽然飛起七八隻烏鴉，在頭頂上打盤兒，來往回翔，「啞啞」亂叫。

亞白知道有人來，轉過拜月房櫳，尋到靠東山坡，見有幾個打雜的和當值管家簇擁在一棵大槐樹下，布著一張梯子，要拆毀樹上鴉窠。無如梯短窠高，攀躋不及，眾人七張人嘴議論，竟沒法兒。

亞白仰視那窠兒，祇有西瓜般大小，從三丫又生根架起，尚未完成。當命管家往志正堂取到一副弓箭，亞白打量一回，退下兩步，屹然立定，彎開弓，搭上箭，照准那窠兒，翻身舒臂祇一箭。眾人但聽得「呼」的作響，並不見箭的影兒，望那窠兒已自伶伶叮叮掛在三丫又之間，不住的搖晃。方欲喝採，又聽得「呼」的一箭，那窠兒便滴溜溜滾落到地。喜得眾人喝採不迭，管家早奔上去拾起那窠兒，帶著兩枝箭，獻到亞白面前。

亞白頷首微笑，信步走開，由東南湖隄兜轉去，經過風儀水閣，適為閣中當值管家所見，慌的趕出，請亞白隨喜。亞白搖搖手，徑往鸚鵡樓臺去。剛穿入菊花山，即聞茶房內嘈笑語之聲，大約是管家碰和作樂。亞白不去驚動，看那菊花山，幸虧為涼棚遮護，安然無恙，然其精神光彩似乎減了幾分；再過些時，恐亦不免山頹花萎，不若趁早發帖請客，也算替菊花張羅些場面。

亞白想到這裏，忙著回來。將及橫波檻，頂頭遇見小讚，手中仍拿著一首「還來就菊花」試帖詩，正要請教亞白。亞白停步，接詩在手，閱過一遍，又笑問小讚道：「耐自家說，該首詩做得如何？」小讚又攢眉道：「該首詩搭個題目末好像對景個哉，不過說來說去就是『還來就菊花』一句閑話，勿但犯仔疊床架屋個毛病，也做勿出好詩哉。」亞白呵呵笑道：「故末倒是我教耐看仔《隨園詩話》個勿好，撥俚『寒梅著花未』一首詩束縛住哉。耐勸去泥煞個哩！難索性要豁開仔個詩，再去做。耐末擺好仔『還來就菊花』個題目，勸鑽到題目裏向去做，倒要跳出題目外頭來，自家去做自家個詩，同題目對勿對也勸去管俚，讓題目湊到我詩浪來，故末好哉。」小讚又連連點頭，心領神會。

亞白撇下小讚，回到大觀樓上，連寫七副請帖，寫著「翌午餞菊候敘」，交付管家，將去齎送。俄聞樓下嚶嚶然燕剪鶯簧一片說笑，分明是姚文君聲音。亞白祇道管家以訛傳訛叫來的局，等姚文君上樓，急問：「耐來做啥？」文君道：「癩頭電啞到仔上海哉呀。」亞白始知其為癩頭電而來，因笑道：「我剛剛明朝要請客，耐倒來哉。」兩人說著，攜手進房。

文君生性喜動，趕緊脫下外罩衣服，自去園中各處游玩多時，回來向亞白道：「齊大人去仔就推扳得野喲！連搭菊花山也低倒仔個頭，好像有點勿起勁。」亞白拍手叫妙，且道：「耐要做仔首『還來就菊花』個詩末，出色哉！」文君究問云何，亞白亂以他語。當晚兩人祇在房間任意消遣，過了一宵。

這日，十月既望，葛仲英、吳雪香到的最早，坐在高亞白房裏，等姚文君梳洗完畢，相與同往鸚鵡樓臺。葛仲英傳言，陶、朱兩家弟兄有事，謝謝勿來。高亞白問何事，仲英道：「倒也勿曾清爽。」

接著，華鐵眉挈了孫素蘭相繼並至，廝見坐定。高亞白道：「素蘭先生住兩日哉，聽說癩頭電來裏。」葛仲英道：「癩頭電勿長遠轉去，為啥啞來嘍？」華鐵眉道：「喬老四搭我說，癩頭電該埠來要辦幾個賭棍。為仔前回癩頭電同李鶴汀、喬老四三家頭去賭，撥個大流氓合仔一淘賭棍倒脫靴，三家頭輸脫仔十幾萬喲。幸虧有兩個小流氓分勿著洋錢，難末開穿仔下來。癩頭電定歸要辦。」高亞白、葛仲英皆道：「故歇上海個賭也忒啥個勿像樣，該應要辦辦哉。」華鐵眉道：「倒勿容易辦哩。我看個訪單浪，頭腦末二品頂戴，海外得來！手下底一百多人，連搭衙門裏差役、堂子裏信人，纔是俚幫手。」孫素蘭、吳雪香、姚文君皆道：「信人是啥人嘍？」華鐵眉道：「我就記得一個楊媛媛。」眾人一聽，相視錯愕，都要請問其故。

適值管家通報客至，正是李鴻訂和楊媛媛兩人。眾人迎著，截口不談。高亞白問李鶴汀：「耐失竊阿曾報官？」鶴汀說：「報哉。」楊媛媛白瞪著眼，問：「阿是耐去報個官？」鶴汀笑說：「勿關耐事。」楊媛媛道：「生來勿關倪事，耐去報末哉。」鶴汀道：「耐末瞎纏，倪說個匡二呀。」楊媛媛方默然。

將及午牌時分，高亞白命管家擺席。因為客少，用兩張方桌合併雙臺，四客四局，三面圍坐，空出底下坐位，恰好對花飲酒。一時，又談起癩頭電之事。楊媛媛冷笑兩聲，接嘴說道：「昨日癩頭電到倪搭來，說要辦周少和。周少和是夷場浪出名個大流氓，堂子裏陸裏一家勿認得俚！前回大少爺同俚一淘碰和，倪也曉得俚生來總有點花樣。不過倪喫仔把勢飯，要做生意個嘍，阿敢去得罪個大流氓？就看俚做花樣末，倪也祇好勿響。故歇癩頭電倒說倪搭周少和通同作弊，阿有該號事體！」說罷，滿面怒容，水汪汪含著兩眶眼淚。李鶴汀又笑又嘆，華鐵眉、葛仲英勸道：「癩頭電個閑話，再有啥人相信俚？等俚去說末哉！」

高亞白要搭訕開去，顧見小讚一傍侍立，就問其菊花詩阿曾做。小讚道：「做末啞做仔一首，勿曉得阿對。」亞白道：「耐去拿得來看。」小讚應兩聲「是」，立著不動。亞白甚是怪詫。小讚稟道：「鼎豐里趙二寶搭差個人來，要見高老爺。」

說聲未絕，祇見小讚身後轉出一個後生，打個千，叫聲「高老爺」。亞白認得是前日園門遇見的趙樸齋，問其來意，原為打聽史三公子有無書信。亞白道：「該搭一徑無撥信，要末別場花去問聲看。」趙樸齋不好多問，跟小讚退出廊下。

小讚自去班房取了另做的詩稿來，呈上高亞白。亞白展開看時，上面寫道：

賦得還來就菊花得來字五言八韻

祇有離離菊，新詩索幾回。
不須扶杖待，還為看花來。
水水山山度，風風雨雨催。
重陽嘉節到，三徑主人開。
請踐東籬約，叨從北海陪。
客愁相慰藉，秋影共徘徊。
令我神俱往，勞君手自栽。
桑麻翻舊話，記取瓦缸醅。

高亞白看畢，祇是呵呵的笑，不發一言，卻將詩稿授與李鶴汀、葛仲英、華鐵眉。傳觀殆遍，高亞白乃笑問道：「請教該首詩做得如何？」大家見問，面面廝覷。李鶴汀先道：「我看無啥好。」葛仲英點頭道：「好末無啥好，也無啥勿好。」華鐵眉道：「我想仔半日，要做一聯好詩，竟想勿出如何做法，可知該首詩自有好處。」

高亞白仍笑著，顧命小讚取副筆硯，請三位各出己意，下一批語。李鶴汀接過來就寫道：「輕回流利，如轉丸珠，押韻尤極穩慨」擱下筆復說道：「再要說俚好處，也無撥哉啵。」葛仲英略一尋思，寫道：「一氣呵成，面面俱到，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矣。」華鐵眉笑道：「我要拿看文章法子批俚該首詩。」提筆寫道：「題中不遺漏一義，題外不攔人一意，傳神正在阿堵中。」李鶴汀道：「撥耐兩家頭一批，倒真個好仔點哉。」葛仲英道：「通首就是『秋影』一句做個題面，其餘纔好。」華鐵眉道：「好在運實於虛，看去如不經意；其實八十字堅如長城，雖欲易一字而不可得。」李鶴汀道：「讓亞白自家去批，看俚批個啥。」

高亞白默臉一想，道：「倒也無可批哉啵。」葛仲英道：「亞白必然另有見解。」華鐵眉道：「大約亞白個見解末就是『無可批』。」高亞白呵呵大笑，一揮而就。大家看後面寫著十五字，道：「是眼中淚，是心頭血，成如容易卻艱辛。」大家笑道：「此所謂『無可批之批』也！」高亞白笑向小讚道：「倒難為耐。」

小讚心中著實得意，接取詩稿筆硯，抽身出外，孜孜的看那四行批語。不意趙樸齋還在廊下，一把拉住小讚，央告道：「謝謝耐！再替我問聲看，昨日聽說三公子到仔上海個哉，阿有價事？」

小讚祇得替他傳稟請示。高亞白道：「俚聽差哉，到個是賴公子，勿是史公子。」趙樸齋隔窗聽得，方悟果然聽差，俚小讚出來，告辭回去。小讚順路送出園門而別。

趙樸齋一路懊悶，歸至鼎豐里家中，復命於母親趙洪氏，說三公子並無書信，並述誤聽之由。適妹子趙二寶在傍侍坐，氣的白瞪著眼，半晌說不出話。洪氏長嘆道：「常恐三公子勿來個哉啵，難末真真罷哉！」樸齋道：「故是勿見得，三公子勿像是該號人。」洪氏又嘆道：「也難說啵，先起頭索性跟仔俚去，倒也無啥。故歇上勿上，落勿落，難末啥完結啵！」

二寶秋氣，頭頸一摔，大聲喝道：「無悔再要瞎說！」祇一句，喝得洪氏啞嘴啞舌，垂頭無語。樸齋張皇失措，溜出房去。

娘姨阿虎在外，都已聽在耳裏，忍不住進房說道：「二小姐，耐是年紀輕，勿曾曉得把勢裏生意劃一難做，客人啾個閑話，阿好聽俚啵！先起頭三公子搭耐說個啥，耐也勿曾搭倪商量，倪一點勿曉得。故歇一個多月無撥信，有點勿像哉啵。倘忙三公子勿來，耐自家去算，銀樓、綢緞店、洋貨店，三四千洋錢啵，耐拿啥物事去還嘎？勿是我多說多話，耐早點要打樁好仔末好，勳到個辰光坍塌。」

二寶面漲通紅，不敢回答。忽聞樓上中間裁衣張司務聲喚，要買各色衣線，立刻需用。阿虎竟置不管，揚長出房。洪氏遂叫大姐阿巧去買。阿巧不知是何顏色，和張司務糾纏不清。樸齋忙說：「我去買末哉。」二寶看了這樣，繫著一肚皮悶氣，懶懶的上樓歸房，倒在床上，思前想後，沒得主意。

比及天晚，張司務送進一套新做衣服，係銀鼠的天青緞帔、大紅縐裙，請二寶親自檢視。請了三遍，二寶也不抬身，祇說聲「放來浪」。張司務諾諾放下，復問：「再有一套狐皮個，阿要做起來？」二寶道：「生來做起來，為啥勿做嘎？」張司務道：「價末松江邊鑲滾級子搭仔帖邊，明朝一淘買好來浪？」二寶微微應一聲「噢」。張司務去後，樓上靜悄悄地。

直至九點多鐘，阿巧、阿虎搬上晚飯，請二寶喫。二寶回說：「勳喫！」阿巧不解事，還盡著拉扯，要攙二寶起來。二寶發嗔喝開。阿巧祇得自與阿虎對坐，喫畢，撤去家伙。阿虎自己揩把手巾，並不問二寶阿要捕面，還是阿巧給二寶沖了壺茶。

阿虎開了皮箱，收藏那一套新做衣服。阿巧手持燭臺，嘖嘖欣羨道：「該個銀鼠好得來！阿要幾花洋錢？」阿虎鼻子裏哼的冷笑道：「著到仔該號衣裳，倒要點福氣個啵！有仔洋錢，無撥福氣，阿好去著俚嘎！」

床上二寶裝做不聽見，祇在暗地裏生氣，阿巧、阿虎也不去瞅睬。將近夜分，各自睡去。二寶卻一夜不曾合眼。

第六十一回終。